



菩提樹基歲箴言

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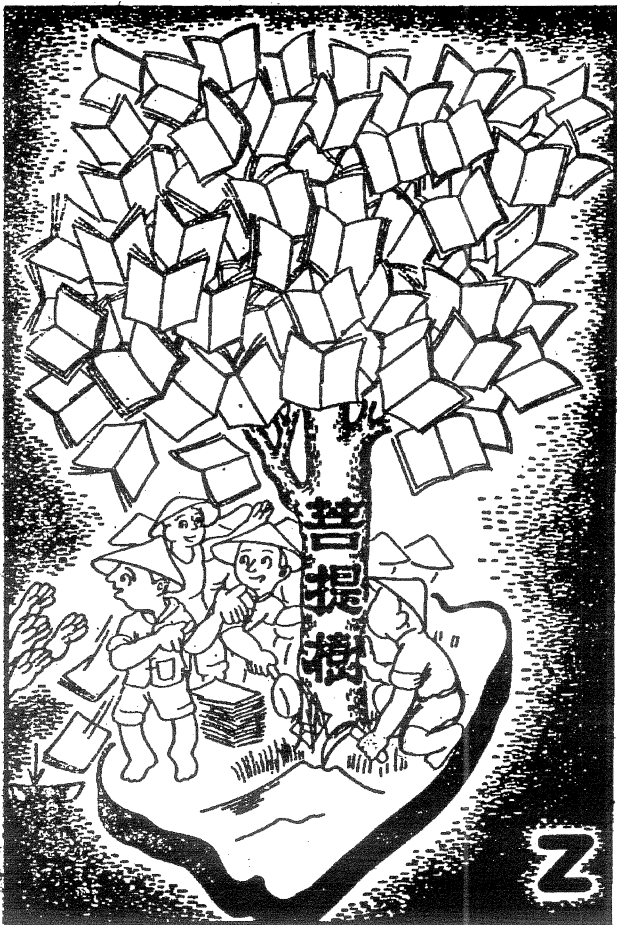
剛聽到你呱呱墮地，一轉瞬間你已經滿足周歲。光陰真快呀！小孩子！不，小弟弟！我得客氣一點，因為你年紀雖小，精神却很偉大。你一降落到這塵世間來，你就能德行四方，作師子吼，你要想以你所了解的真理，來喚醒這芸衆生的癡迷，澄清這混濁的世界，淨化這苦惱的人生。小弟弟！我在這裏豎起大姆指頭，稱揚你的偉大，敬佩你的高深！

我為你祝禱，我願你真的像棵菩提樹，高聳着枝幹，分佈到四方；枝幹上綠油油的葉兒，編織成傘蓋，覆蓋着大地，使每個衆生，皆化除熱惱而獲得清涼。

我更願在你的覆蓋之下，再孕育出一尊十號具足，福慧圓滿，如像教主釋迦的覺皇，重然着智炬，徧照十方。或化身而為忿怒金剛，橫持寶杵，降服這些教內教外的魔王，使現存的三藏聖教，永遠放着光芒。

小弟弟！我既寄予你許多的期望，就得趁你各羽毛未豐，頭角剛露，還須要老大哥提携抱負的時候，向你進幾句箴言，以作你宏法利生的參考。如果你等到你羽毛豐滿。頭角崢嶸，洋毒已深，那時你的言論逾越出範圍，甚至毀佛謗法，就難以向你說話了。我所要說的話，當然很多，為寶貴篇幅起見，把他歸納成下列的幾點：

第一，不要否認大乘，抹煞祖宗。大乘教義的彈斥小乘，為小乘人自行已經成就，促使他們擴大胸襟，濟世利人以進趣佛果，原無排擠的觀念。小乘人的反對大乘，謂大乘不是佛說，也許是為成立自宗，使學者專心壹志，道果易於成辦；或者我見未除，受不了大乘經教的譏訶貶斥，起而反抗。因為大乘非佛說，是佛滅度以後的事，與佛同時，已證果的大阿羅漢，未聞有此異議。而且大小乘併存已二千餘年，並無顯著的衝突，說不上有辯。有人謂南洋為小乘佛教，今後的交通便利，關係日深，為調和彼此間的感情，倡大乘為佛滅度以後，諸大士根據聖言量的演變，這似乎已經够遷就了。現在竟有人連大小乘一起否認，他說：大小乘佛經有百分之九十幾不是佛說的。這一種大膽的估計，是不是過火，留待讀者去評定。幸而說者沒有說百分之百不是佛說的，不然的話，我們連說者在內，豈不是統統都要去還俗嗎？我所懷疑的是，起九十幾分，想必還有幾分是佛說的，這所餘的幾分是那幾分呢？因為大小乘經的體裁，是千篇一律的，這惟有待說者去再加說明。說者又以為「承認大小乘經典是佛所說，那是我們受了前人的欺騙。」所謂前人，當然是指過去譯經的如義淨，佛陀跋陀羅，般若，實叉難陀，羅什，玄奘諸大士等；註經的如賢首，清涼，智者，荆溪，永明壽，蓮池藕益諸大士等。我們受了他們的欺騙，但他們運西域的馬鳴，龍樹，無著，世親，提婆，清辯等諸大士在內，豈不也都受了前人的欺騙嗎？這欺騙後人，乃至後人的後人之欺騙者，當然是偽造佛經的人，偷說者幸而生於千餘年前，使馬鳴龍樹等有所親炙，則省去後人幾許禍害。然則，這偽造佛經的人，又是誰呢？說者謂：大小乘佛經，是由太陽神為背影而產生的，這是千古未有之奇聞！按印順法師在淨土新論中，曾有這樣的說法：「說明白些，這實在就是太陽崇拜的淨化



我們努力耕耘下的「菩提樹」一週歲了！

江清水作

，擷取太陽崇拜的思想，於一切無量佛中，引出無量光明的佛名。世尊說法，因勢利導，這是有可能性的。如善生經，善生長者每晨必拜六方。世尊乃以六損財業，飲酒六失，放蕩六失，令他信受，以替代六方。說者是開口就講考據歷史的人，乃竟就印師淨化太陽神而為無量光佛的說法中，擴大太陽神的範圍，為大小乘經之始祖。大小乘經由太陽神為背景而產生的，如不能提出證據來，是不是有拾人牙惠之嫌。既然大小乘經有百分之九十幾為偽造或太陽神所產生的，則所餘的也就無幾，試問釋迦世尊，三十歲成道，八十歲入滅，這當中五十年，他老人家活著在幹什麼的？說者抹煞四次結集的歷史，而創此奇說，尤須待說者以科學來作充分的論證！

第二，不要胡說亂道，違反根本教理。小乘以觀我空，斷煩惱障，證偏空涅槃為基礎。大乘以觀我法二空，斷煩惱所知二障，證二空涅槃為基礎。今說者謂：「我們要首先信任有我，有我就有佛教，有我就有佛教教理。」六百卷大般若經，反復辯論，他的結果是無所有，不可得。這可以掌珍論「真性有為空，緣生故如幻，無為無起滅，不起似空華」的一頌來做代表。而說者謂：「幻假不實，是老生常談，幻假不實又怎麼樣？難道一說了幻假不實，我們就離開了這世界，去到另作一個不幻假而實在的地方去嗎？」按因緣生法，幻假不實，是佛陀所宣示的萬有真相，萬有的真相，本來如此，並非教人逃避現實，同時也為着貪瞋不捨，而構成世間禍亂的愚癡者，作釜底抽薪的說法。說者謂：「一般追求者，就是明知道幻假不實而追求的，難道一說幻假不實，他們就不追求，寧非天下之奇事。」佛陀的說法，本是陽春白雪，而說者以釋子的身份，不去提倡佛陀的教義，反而附和着下里巴人，來曲解經理，我唯有驚歎他的愚癡可憐。我們眼看著許多蛆蟲，硬要鑽着糞坑，真是愛莫能助。說者又謂：「佛教講無我，一般人就勸人犧牲小我。看破放下，隨他去。這被共產黨殺害的無數善良同胞，豈不就是要他們犧牲小我，看破放下而不能隨他去時被殺害的嗎？將來反回大陸，我們仍然要拿這一套去向人民宣傳，準會使大陸人民驚奇叫怪，因為共產黨剛消滅，怎麼又來了與共產黨相同的一套。這還是條文所講的，其他的神話鬼話，那就更多了。」嗚呼！二無我的教義一變而為共產的毒素，二無我以外，都是神話鬼話，深佩說者的卓見，這惟有等他的新佛教，再來一套。復次，佛陀的說法，妙在不黏不滯，外道的理論，如亦有邊亦無邊等，與真空妙有，似乎相似，而病在執其所說。若於法無執，則一切皆是，所謂是法住法住，世間相常住。搬柴運水，無非佛事。若一有執，則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我始從成道，終至涅槃，未嘗說著一字。說者指華嚴經「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的法界性體，相同於外道的一因多果。以為「我們破人家一因多果，何不自家回頭想一想。」華嚴經的法界，是對已透過了外道小乘，權乘菩薩以上的法身大士而說的。破一因多果，是法相三論專為破執的工作，說者作如此的評價，我們唯有可憐佛陀既既羅，般若，實義難陀這些翻經大德，和著作二百卷華嚴疏鈔的清涼國師，都是些二等笨漢。

第三，不要牽強附會，自貶家聲。因為佛就是佛，不是什麼家；佛學就是佛學，不一定要同於哲學。今說者謂：「佛為大哲學家之一，佛以著那教婆羅門教為背景，產生自己的哲學系統，與後人依佛教產生法華華嚴哲學系統，並無兩樣。」謝謝說者，為我們加出了一位祖宗，但把佛由蓮華座上拉下來站在被破斥的婆羅門教徒之後，我有點不願。因為哲學這名詞，已經不響亮，學校裡願意聽哲學的人已經很少了。——東北大學安徽大學哲學教授景幼南語——科學是否能解決一切，固是疑問；而科學帶給人類的痛苦，却是事實。清末民初的留學生，一回到本國，滿嘴的哲學科學，而認佛教是迷信，應該打倒，遂致毀廟逐僧，好像是不如此就不足以顯其洋氣。今說者不知這時代已成過去，剛出洋兩年，仍然要洋化，硬要把佛學拉回哲學，並以為佛經中有許多神話，鬼話，違背事實不近人情，與科學相抵觸。我以為過去的洋學生，雖毀廟逐僧，還沒有謗法，並且現在已多信佛。說者，大約是已無廟可毀，無僧可逐，所以來做謗法的工作，毀滅精神上的佛陀，這一點倒還顯得時髦。

佛教的責任是甚麼

在中國一般人的口頭上，我們可以常聽到從前說是「士農工商」，現在說是「農工商學兵」。其實，一個社會，一個國家的組織和內容，何止四種和五種？例如一個人身上，怎能缺少那一部分？可以算得是健全的人身；而說四種和五種，不過舉其一般人所見到的來說說罷了。

不必說別的，就拿佛教來說吧。一般人就忽略了過去，總以為佛教對於國家，是沒有多大的關係，尤其是佛教裏面的僧尼份子，更是無足輕重！他們不加上你的頭銜——迷信，消極，分利——已經算是很客氣了。這原因一方面固屬缺少了國際常識（沒有去過細觀察別人的國家），一方面也是缺少了精神的認識（專在物質上注目），沒有想到一個國家的興衰，物質固然是有莫大的關係，而全國人民的精神（道德）才是國家的靈魂。試看一個沒有靈魂的軀殼，能不能算是一個人呢？這是很淺顯的事實，用不着說理引例，誰也會知道的。然而，一問到專門提倡道德，推廣道德，這是那一部分的責任？誰也知道，那就是宗教，尤其是宗教傳道師。因為前面那四種和五種，他們各有各的職務，已經就忙得不得了，那里還有工夫去佈道？所以要專門的人材去傳教，佈道那就非各教的宗教師不行了。

慈氏

話。新文化運動以來，認為堯舜為孔子的理想人物，河圖洛書，是孔子的神道設教，民可使由之，是愚民政策，攙斷思想，這種老頑固，要打倒。但孔子是打倒了，四十二年的中華民國又怎麼樣？對不起，要復興中華民族，還得要把孝悌忠信，禮義廉恥，敦親睦族，敬老尊賢，一套套搬演出來。早知今日，何必當初，佛教為教人求得解脫，離諸苦惱，所以斷二障，證法性。今說者乃謂：「解脫即解脫，又何必與此法性有關。」還有，我們認為佛陀是三身四智，福慧莊嚴，一切知道者，說道者，開道者的無上尊。雖有時對信徒也說：佛本是人，但這話的意思是我們也是人，也可成佛，所以以佛為信仰對象。今說者謂佛和人一樣，他並沒有三頭六臂，也沒有言盡天下後世的事。固然有問方說，佛當然不會說盡天下事，但佛畢竟是佛，毫無洋氣，不與生死業生同。離法性而有解脫，佛和我們這些業障鬼都是一樣，連前面的無我而要有我，幻假不實是廢話，這都是翻案的工作。小弟弟這種種工作你別做。明朝末年的金聖歎，他說：父母不是為生我而生我，我是父母欲樂的附作用。這算是有史以來做翻案工作的祖宗，可惜他後來在清朝皇帝手裡，其結果極為慘慘。

第五，別否認六道輪迴。六道輪迴是佛教人天乘的基本教育，也是佛教的社會教育。既有人道，畜生道，則鬼道當然不是佛的恐嚇作用。說者謂：「思之有無，為當今科學時代所不能解答的問題。」另外也有人說：「輪迴轉生，是外道婆羅門所說，」不應該拿輪迴來威脅食肉的不該。」以輪迴為佛說的錯謬。」佛陀為了反對輪迴轉生，特創業說。這種奇特的見解，正與前面的說者同一論調，我不多引佛經來作反證。不過作此論調的人，我試問你，你是不是死了罷了呢？如果是的，這是斷滅見，不是佛見。如果不是的，你還逃不了轉生之說。而且不受不殺戒，自可不妨廢食肉，正不必因愛肉而否認佛教的基本教義，況且學者如梁任公，章太炎等諸先生，深研佛教，未見反對輪迴。丁福保先生，以醫學，數學而兼佛學家，且編有六道輪迴錄，從歷史及名人筆記中摘錄出來以證明輪迴。王小徐是道地的科學家，作「一個輪迴的確證」，由蔡元培作序，梅光義函證。尤智表，也是道地的科學家，作了一個科學者學佛報告，以證明佛學超過科學。況且西洋人為研究靈魂，而組織靈學會以研究鬼學，且極感興趣。想不到佛教弟子，反而崇拜科學，否認六道，否認有鬼，一定要科學能證明，方肯信任。科學者要以科學證佛學，而佛弟子要以科學反佛學，古今之矛盾，未有大於此者，這才真是奇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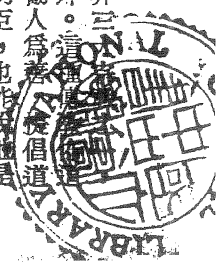
第六，宗教自宗教，不必強與科學同。佛教不是宗教，也不一定不是宗教。准許人在範圍內自由研究，所以不是宗教；但具備了宗教儀式，所以不能說他不是宗教，宗教重信仰。這是無可否認的，要以科學來證明佛學，那不管自掘坟墓，何況佛學已經科學證明了許多。美國為科學最發達的國家，而艾森豪總統，却大聲疾呼的說：自由民主國家，要有神聖的宗教信仰。諾蘭參議員，在我國立法院茶會招待席上說：軍事，教育，建設，為強國之基礎，而宗教道德，尤為強國之因素。美國科學家，也從未以科學來否定神的存在。而科學家反而離開實驗室，就進教堂，因為宗教為人類精神之寄托，道德之準繩，原不必條件皆須科學證明，而科學也不足以證明。現在這兩位否認六道輪迴，尤其是否認大小乘，動搖信眾的信心，其居心何在，難可得知。虛大師號稱佛教革命家，但他們的言論作述，雖有推陳出新的妙處，但從不逾越前人的範圍，此其所以偉大。破壞容易建設難，小弟弟！你別有這些狂見，邪知邪見。

第七，結論。英人陶理，著人與超人，以駁威爾斯著的人道主義一書裡邊引哲學家孔德的話說：孔德主張人類知識有一個階段是神學的，即對一切事物的解釋，歸之於一種超然的力量；以後是形而上學的；最後是實驗主義的說明，即根據定理，把現象聯合起來。由於科學的進步，宗教已退居末位，且終歸消滅；他將像煙在空氣中一樣消散，天主已準備着逃亡了。現在這說者，在大小乘中雖把三論宗除外，但猶認龍樹菩薩，「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知無生」的一頌，有重新研究的必要。所以綜合起來說：這一位說者，否認了佛陀，否認大小乘經，否定了六道輪迴，無著的維持大乘是蠻理，龍樹的教義可懷疑。他有他的解脫，他將「自己依真理或正理，有所發現，縱他人不可以戶說」原文「而我們也得虛心堅持到底。」依他的語氣，似乎將以合乎科學的真理來打倒一切，而另創新的佛教。這比無憂王時代的「大天五事」還要厲害。無憂王不識真假，欲盡殺戮不信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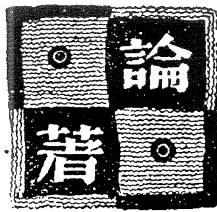
佛教既然是全世界三那當然也不能例外。這德，推廣道德的功臣，迷信，消極，分利嗎？良心說話！

然而，佛教又用甚麼方法去推廣這道德呢？那就不出我平常說的這三種——教育、文化、慈善——理由是：有教育就可以栽培推廣道德的人才，有文化就可以宣傳推廣道德的教義，有慈善可以引起社會人士推廣道德的同情心，這是鐵一樣的理由和事實。而現在臺灣佛教的同人，都在向這三條大路上跑；不說別的，單是佛教的雜誌，就有五六種，何況還有其它的專著及經典叢書之類，真是同雨後的春筍一樣茁長，這是在好的一方面說。

然而，美中還是不足，忙固然是忙，而閒的那也不必說；苦固然是自己苦，而樂的還不是各人自己去快樂嗎？別的不必說，單說全臺灣一個佛教講習會，僧眾不滿二十人，臺灣省佛教分會用盡了九牛四象之力，實在再無法維持下去，結果，還是由善導寺護法會來繼續這一支佛的慧命，而汐止彌勒內院這幾年來撐持這一個門面，而真正感同情心的能有幾人？恐怕背後還有說風涼話的在，所以我說苦的太苦了！然而，願意吃苦的人還是有；除了汐止靜修院等創辦講習會外，現在鳳山佛教講習會講習會已經開學了！講習會也要辦講習會，我聽聽些好消息，真是不知不覺之陷之了！



天者。所以我們這些食古不化的多煥先生們，將要肩了釋迦牟尼佛的遺像，再度逃亡了。不然，就有被殺之虞，小弟弟！事實上並不盡然，因為耶穌天主的教堂，還是如雨後春筍；大天的氣味，不久也歸消滅，而大乘佛教，正在向世界各國推進。清朝有位考官，爲了考生當中有用而字太多的，他特在卷子後面下了一個批語說：「當而而不，不當而而，而今而後，已而已而」。我讀罷那兩位否認六道，否認大小乘的文章以後，也不禁爲之而三太息曰：而今而後的佛教青年，已而已而！小弟弟你切切不要迷信科學，標新立異，而將信信者的血汗之資，供給狂知狂見，邪知邪見的反佛教者，作宣傳的基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我將永嘉大師的兩句金言，來贈給你，作暮歲的禮品，並祝你萬歲！萬歲！！萬萬歲！！



二千五百年前的公開學術集團

寫在菩提樹出版週年供養大眾——念生。

我每看見佛經上結集兩個字，就想到兩千五百年前的一個公開民主方式的學術團體。按佛學大辭典結集法一條的解釋，是「聚衆多比丘，依戒律之法，組織一會，會中選一人使登高座，發問問之，聞其答，更問會衆，無一人異議，測定爲如法之佛說，此謂之結集法。」這是根據佛經的扼要解釋，一切經典的成立，都在佛滅之後，經過這種方法。我們試把這種方法，與現在通行的開會形式，加以比較，由主席主持會場，而決定之權，操之大衆，必須全體通過，始爲有效，較之現在的過半數通過，更爲徹底民主。我十分驚異的是兩千五百年前，已有了這樣思想與組織，真不能不承認佛法是先知先覺了。

佛教的結集，還有兩個特點，需要說明：第一特點是尊者阿難，多聞第一，爲佛侍者，記住了許多經典。要在人世的俗情來說，佛滅以後，阿難就應該口含天憲，吐辭爲經了，可是在佛教的公開平等，不是這個辦法。尊者大迦葉說阿難結習未斷，不准他參加結集道場。因爲大迦葉主持的道場，都是羅漢，沒有一位三果以下的。阿難事佛多年不是不能斷除結習，成阿羅漢，因爲阿羅漢德全福備，雖佛不能以爲侍者，阿難爲了侍佛，故意留此一分結習聽了大迦葉的話，遂於當夜斷盡。這時大迦葉與許多羅漢，業已屏門閉會，不許閒雜人等出入。阿難隔著門說：「我結習已斷成阿羅漢。」大迦葉說：「你若已成羅漢，可由門上鎖鑰孔中而入。」阿難遂化形由鑰孔入室。我在這件事裏發生四個感想：第一個感想是結習斷盡的人，雖佛的弟子，佛不以爲侍者，可見佛之尊重學術地位，論語內寫着孔子與子貢談到顏淵，孔子說：「吾與汝弗如也。」朱子解與字爲許字，包咸王充都解爲「我和你都不如他」。如包王兩氏之說，正見東西聖人的謙光相同。第二個感想是斷結的人，即可從鑰孔中入，可見四果阿羅漢，自然神通具足，這是現在唯物學者所不肯信的。他們渾身上酒色財氣，滿腦袋貪嗔癡愛，可以說整個泡在結習之中，如何能知道斷結後的境界？第三個感想那時印度門上，已有鑰孔，當然不是現在的洋鎖。我在廣東會看見木製鎖，嵌在門裏，門鑿一孔，可由外面以銅鑰匙開啓，若是這類，也見文化發達之早。以上三個感想，都是題外之談，與結集本身價值無涉。第四個感想是阿難尊者，在家爲佛的堂弟，出家爲佛的侍者，能誦出那些經典，而結集道場，須聽齒德俱尊的大迦葉指揮，服從全體學者的意見，可見學術立場，不論關係，這不是十分公開而平等嗎？

第二特點是在大迦葉主持由全體都是大阿羅漢的會場外另有所謂窟外結集。這事經論所載不同，大致是說除了大迦葉的會場，還有許多學無學比丘，在另一會場，如法結集。前者稱爲上座部，後者稱爲大眾部。也有主張同一結集，沒有上座大眾之分的。後來講經的人，每說諸經都是阿難所傳，阿難侍佛以前的經，佛爲重說；或阿難以三

說到佛教的雜誌，別種暫時不談，單說菩提樹，主編的朱斐居士，因爲前身他主編過覺生月刊，由他的智慧和人緣，得到了許多教內教外的人士讚歎和擁護。後來又另創菩提樹，現今已屆一週年，在我們局外人看起來，以爲朱斐居士真有一種「開天闢地」的本領，其實此中的酸甜苦辣，唯有朱居士自己才能嘗到真味！他自己已感得頭痛，他還要勸我彌勒內院最好也辦個佛教雜誌「人才也有」他不知道人才雖有，沒有「洋裁」（洋錢）那也是無法「裁」成！我們因爲有一點點師徒的關係，所以我常常說他的膽子真大，真是隻手撐天！本來寫紀念文是要恭賀幾句，我以像這樣「下鍋買米」的勾當，明年二週年的紀念文，我還寫得成寫不成，恐怕是一個問題！不是說你！如果還望要一年一年寫下去，那是要向來愛護菩提樹大護法，大家幫忙來籌足「不動產」才有辦法！這是我寫這篇紀念文——敬禮！

寫於靈鷲山——

對菩提樹的禮讚

田倩君

在紅紫爭艷的百花苑中，突兀一株雄姿偉麗的菩提樹，這不能不歸功於栽植者的辛勤，更應該說是灌園叟的精心培育，當我發現這株